

每次路过不知哪家窗前，听到它在笼子里清脆欢快的叫声，感觉到的都是充满夏天气息的“童年记忆杀”，那清脆的鸣叫就是夏天的味道。

蝈蝈声声唱夏天

□张佳

每逢夏日，蝈蝈的鸣叫声绝对是大自然里最有特点的声音之一。每次路过不知哪家窗前，听到它在笼子里清脆欢快的叫声，感觉到的都是充满夏天气息的“童年记忆杀”，那清脆的鸣叫就是夏天的味道。

回忆起儿时的岁月，我们70后小时候没啥玩具，平常的玩具大都是来自大自然的“馈赠”。夏天的时候，知了、金龟子、蝴蝶、蜻蜓……就是我们最好的玩具！而每逢这时，也总会在街头巷尾看见有小贩推车挑担卖蝈蝈。几根木棍支起的货架上足足挂上百个竹篾编制而成的笼子，里面的蝈蝈齐声大合唱，那场面真是蔚为壮观，这不就是天然的销售广告吗？小贩连吆喝声都省了，直吸引很多家长带着小朋友围过来看热闹，看哪只蝈蝈叫得最响。这些蝈蝈一个个颜色翠绿欲滴，两翼轻盈如纱，双须高挑，神气十足，仿佛是夏日的暑热刺激到了它们，天气越热，它们的叫声就越欢快。

母亲也总是在夏天给我买一个叫声响亮的蝈蝈回家。那时我们家住在一楼，有个小院子，

父亲种植了一些花草还搭了葡萄架，一到夏天满院的阴凉。于是我把蝈蝈笼挂在葡萄架下让它在那里舒舒服服地安家。我喜欢拿一些菜叶和辣椒喂它们，有时候悄悄地凑近一看，只见那六角的小笼子里青绿的蝈蝈正在大快朵颐。而它也是个不辞辛劳的歌唱家，从早到晚时不时会发出清脆悠扬的鸣叫。清风拂过，笼子在空中轻轻摇荡，而蝈蝈的叫声愈发嘹亮。它的歌声是如此地悦耳，我们一家人在家，开着风扇，躺在凉席上，听蝈蝈叫几声，甚至还有点“蝉噪林逾静，鸟鸣山更幽”的味道，顿感多了几分清静和凉意了。

小时候一直认为蝈蝈是害虫，其实是冤枉了它们。后来我才知道其实蝈蝈的主要食物是各种危害农作物的害虫，只有在食物匮乏的时候它才不得不吃少量的植物。而且它们自身还可以被人类油炸食用。随着天气由热而凉，它们的活动也不可避免地逐渐衰弱，直至寿终正寝。但即使是魂归西天，它们还可以发挥最后一丝余热：作为饲料喂家禽。我小时候就是这样处理“善后”，拿它喂院子里的小鸡。现在回想起来，真觉得这些有益于人类的小生命实在了不起呢。

记忆犹新的还有屏幕里的蝈蝈。记得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还在读小学，父亲单位发了几张电影票，我们一家一起去看电影《末代皇帝》。这部影片前半段，小溥仪三岁生日的这场戏可谓场面宏大、气势恢宏，但镜头却特意描绘了童年的溥仪循声找蝈蝈这一细节。影片的结尾，几十年后，老年溥仪重游故宫。伴着空灵的音乐，他步履蹒跚，小心翼翼地步入大殿。朝代更迭，这里已物是人非。老年溥仪从龙椅中取出蝈蝈笼，交给一个“红领巾”。这个小朋友打开盖子，一只苍老的蝈蝈爬了出来。小朋友一抬头，那位老人也已经不见了。小时候看到这里，并不明白有何深意，但随着自己一年年长大，对这部电影也有了越来越深的感触。

如今时代在前进，传统的乐趣却没有消逝。街头推车挑担卖蝈蝈的人少了，网上售卖蝈蝈的电商却越来越普遍。于是，我和“老”同学们，又相约在网上各买了一只回来……这也许也是一种情怀吧。

七月末，我沿荆河逆流而上，来到大湾畔。每次回到故乡，总是习惯地奔向大湾，在那里走一走，看一看，去寻找我曾经留下的足迹。

家住大湾畔

□侯贺奎

七月末，我沿荆河逆流而上，来到大湾畔。每次回到故乡，总是习惯地奔向大湾，在那里走一走，看一看，去寻找我曾经留下的足迹。每次光顾，都是选择在不同的季节。这一次，正值高温多雨，酷暑盛夏。接连几场暴雨过后，上面的山洪顺河而下，汹涌澎湃，一泻千里。大湾里，庞大的漩涡，柴垛般的巨浪，一个连着一个，如同猛兽，还不时地发出阵阵咆哮声，真是令人毛骨悚然。

时光之舟行驶到今天，这条河流仍在流淌，大湾还是原来的模样。一条流淌千年的古城河，由于历史上河道变故，这条河又被称为南梁水、城濮河。大湾，正是早年南梁水的源头，离城十五里，坐落在我村的东北角。大湾何年形成，地方史志资料没有记载。一个大湾，成了我村的地标，在周边十里八乡，村庄与大湾齐名。乡民走到哪，不用报村名，只说家住大湾就行了。

这条河发源于邹城市凤凰山，南经山亭区、滕州市、微山县，在微山县留庄镇沙堤村南注入昭阳湖，全长81公里。山路十八弯，河流亦如此。从远古走来的河流，大大小小的湾不计其数，像我们这儿的大湾却为数不多。

每次来到大湾，身临其境，思绪万千，我在思考着同一个问题，河流为什么会湾？湾是怎么形成的？后来，随着时光的流逝，我终于醒悟了。其实无论哪一条河流，总不会走直路的。因为在前行的过程中，它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，遇到无法逾越的障碍，只有绕道走，才能杀出一条流向远方的生路，汇入遥远的大海。走弯路，不正是自然界的一种常态？

我们这儿出现大湾，是因为河流被一片高地阻挡了。从东北方向蹦蹦跳跳过来的河流，到此无法行进，不能再走直线，只好来了个大转弯，掉头径直向南而去。河流冲击之下，留下了一个大湾。

春秋时节，湍急而又野性的河流变得温顺了。河水平缓，深蓝色的水面微波荡漾。六七米深的水底，生长着鲤鱼、鲫鱼、鲢鱼、草鱼、白鲢，水面上的翘嘴鱼，一群又一群，箭一般地来回飞窜。大湾周边，芦苇丛生，杨柳成林，百鸟争鸣，一幅纯天然的生态画卷。

从立村至今的五百多年间，居住大湾畔的乡民，享尽了它的馈赠。我和我的祖辈们，终日与大湾为伴，都是大湾的受益者。每年洪水退去，大湾里聚满了鱼。从上游冲下来的鱼在大湾安家落户，繁衍生息，于是人们想尽各种招数，动用各种渔具，在大湾里或撒网捕鱼，或抬网抬鱼，或粘网粘鱼，或岸边钓鱼。更有民间高手深水摸鱼，一个猛子扎下去，片刻工夫跃上水面。几斤，十几斤重的鱼被高高托起，让岸上人惊喜、欢呼、眼馋。烈日下，一群戴着蓑笠子、披着蓑衣，腰间系着鱼篓子的老者，甩开两臂，大网一撒，便有了满满沉甸甸的收获，他们也成了大湾的一道风景。

我与大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记得童年、少年时期的我，正是在大湾学会了游泳。体育课老师带队，几人抬着一块木门板，放在水边漂浮着，涉世不深的我们死死抓住门边，两只小脚不停地扑腾，然后松开双手，来来回回，畅游几步。时间久了，熟能生巧，游泳技能就学会了。在我长大成人后，遭遇过高考、工作挫折，我就常来大湾边，静听流水，领悟人生，思考未来。

河流与大湾，曾一度遭受重创。四十多年前，每一次到大湾，我都会忍不住捂紧鼻子。这条原先如诗如画的古城河，已荡不起碧波，河水变黑变绿变臭。此外，沿河挖沙取沙，过度开采，破坏了原始生态环境。后来，政府加大治理力度，砌垒两岸护坡，兴建橡胶坝，修筑沿河两岸柏油大道，两岸遍植嘉禾，现已变成水清、草绿、鱼肥、候鸟成群的新天地。

居住大湾畔的人们深深懂得，人生的道路也像大湾像河流一样曲折，必须学会灵活应对，寻找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；我们要有大湾一样的风骨，无论前方多么艰难，多么复杂，都要克服艰难稳步前行。

一壶炊烟煮黄昏

□张升航

傍晚开启车门，空气中弥漫的那股燥热像一个拳击手，给了我重重一击，将我打得天汗淋漓。我就像一只社恐的老鼠，宁可将自己封闭在这小小空间里尽情享受短暂的凉风，也不愿去拥抱窗外热情的晚风。

驾车行驶在路上，蜿蜒曲折的小路两旁，一间间乡村小屋躲在茂密的丛林里。见我来，它们不约而同升起一缕缕炊烟，好似向我招手，邀请我走进小屋品尝地道的美味。远处的天际线隐隐浮现出一抹晚霞，那炽热的红色美得如痴如醉，让原本肆虐的热浪也有所收敛。缓缓摇下车窗，一股久违且熟悉的烟火气息仿佛好久不见的精灵，直冲我的怀抱，温暖而亲切。青灰色的烟雾，时而直，时而弯，像极了生活的旋律。

“又见炊烟升起，勾起我回忆……”车内广播似乎与我心有灵犀，恰到好处地响起了邓丽君演唱的这首《又见炊烟》。听着如诗如画的歌词，看着窗外袅袅升起的炊烟，脑海中浮现出的故乡村庄、田野，家中昏黄的灯光，还有奶奶在土灶前炒菜的身影愈来愈清晰。

我想，在乡村长大的孩子，对于炊烟总有一种难以忘怀的情愫。

那时的我们，最期盼的就是傍晚的炊烟。有时，下午最后一节恰好遇上体育课，在孩子们的欢呼声中，寂静的操场顿时沸腾了。男生们丢沙包、打篮球，女生们跳皮筋、跳房子，大家将这方寸之地挤得满满的。当然，在那棵树下，还坐着一个不喜欢体育运动的我。由于学校离家近，每每此时，我都会坐在操场西面的那棵大树下，静静望着家的方向。如果炊烟升起，我的心情一定是愉悦的，因为我知道厨房里有奶奶忙碌的身影。看着升起的炊烟，我不时陷入遐想：今晚奶奶又给我准备了什么美味佳肴？是那香喷喷的红烧肉，还是鲜嫩的清蒸鱼？又或许是那色香味俱佳的炖鸡汤？有些时候烟肉也会悄悄地“罢工”，这时我就会心不在焉，还伴有少许的焦躁，小脑袋瓜会疯狂脑补：奶奶今天去哪里了？一切的幻想都随着那悦耳铃声的响起而终止。大家纷纷拎起各自的书包，向校门口冲去。而我则会和几个小伙伴一起，三三两两走在回家路上。有时，顽皮的我们还会坐在田埂上，吹着凉风，逗着蜻蜓，看着屋顶上空飘来的一缕缕炊烟。它们飘飘袅袅，似浓似淡，似乎在诉说着家家户户的温馨与美好；它们如梦如幻，随风轻拂，与天空的云朵相映成趣，如同一幅美丽的画卷。

时光荏苒，岁月如梦般悄然逝去，故乡的风景也早已淹没在城市发展的尘埃中。从乡村一路行驶至现代化都市，伴随亮起的一盏盏路灯，马路上飞快奔驰的车辆，还有一列列正在奔跑的地铁，记忆中的炊烟开始变得渐渐模糊，那故乡独有的一丝青灰变得不再清晰，只剩下商场里的灯火璀璨，路上络绎不绝的行人。

我想，我是一个怀旧的人，对故乡、对炊烟有种难以言表的情愫。每当我在这座繁华且快节奏的城市中迷失方向，感到孤独和迷茫时，我都会选择驾车去那个熟悉的村庄看看。暂别钢筋水泥和摩肩接踵的人们，去走走那条安静的乡间小路，去看看儿时记忆中的风景，亦去寻找我心中难以放下的桃花源。村庄中，一幕幕如诗如画的画面，如同那淡淡的炊烟，轻轻拂过我的心头，抚平烦躁的心，不由让我感到些许的宁静和慰藉。它就像父亲抽烟的烟雾，母亲烹煮的菜肴，在那熟悉的味道里，我们终究可以找回那份最初的感动和温暖。

或许，故乡那缕炊烟，是我此生最珍贵的白月光。

绿水青山赞

□姚三石

一 青山映带水波平，碧静幽荷立玉亭。

雾渺烟霞飘隐现，明珠露影照泉清。

二

祥光丽景纳春和，瑞气盈门晓燕歌。

岁月诗情新雨露，清风画意好时节。

三

千丘草色破浮云，万壑松涛纳晓晨。

瑞气初衔传喜讯，江烟洗尽报佳音。

四

华文日丽沐梅虬，紫气云高映雪羞。

碧海新风开盛世，青山瑞色壮神州。

五

千山喜雨醉人心，万树和风颂党恩。

五福丹青歌胜岁，三阳翰墨赋新春。

六

田园入画九天新，日月开阳四季春。

艺苑和融合芳玉，文坛萃汇焕彩金。

挂锄期间

挂锄，就是立秋前后锄地结束，擦净锄板上的泥土，包好锄把，把锄子收起来。挂锄意味着庄稼封垄了，杂草对庄稼构不成威胁，再锄会伤根，影响收成。

□丁兆如

挂锄，就是立秋前后锄地结束，擦净锄板上的泥土，包好锄把，把锄子收起来。挂锄意味着庄稼封垄了，杂草对庄稼构不成威胁，再锄会伤根，影响收成。挂锄期间，人不用下田，顶多到地边子瞅瞅旱了没有，麻雀糟蹋子没有，或小心翼翼地薅个长草什么的。

挂锄与锄地比，有着天壤之别。先说锄地，一遍二遍三遍，八卦炉的天，个个汗珠子摔八瓣儿，个个晒得爆皮。20世纪80年代初，我十来岁，暑假里，天不拢明父亲就来西屋叫我，说别睡了，趁凉快跟我耨耨子去。一上来凉爽爽的，没觉得怎么样，可等太阳从东山头迸出，原先润润的凉气，好像教什么突地收走，遁匿远方了。小晌午头，纱帐里见不得一丝风，跟个大蒸笼没区别。皮肤上水待不住，成溜儿顺着脊背和肚皮往下溜，才抹了前一拨，后一拨又赶来，腌得眼湿湿的麻溜溜的。地里的叶子跟巴掌一样，啪叽啪叽抽着脸、脖

子、胳膊、手背，连片的红疙瘩被汗水一蚀，麻沙沙地痛。为给自己鼓气，我想着前方长着个小甜瓜，耨到那就能吃得到，可前进一两个这样的距离，小甜瓜却总也不出现。这招不灵，我又默想，每耨十锄头，我的英语成绩就能提高点，才可加上几分，腰、腿、胳膊就不听使唤了，乏得我意气全无。再不行，就蹲着往前挪耨耨，实在不行，干脆坐在地上，伸胳膊身一小锄一小锄拽着耨。最要命的，眼见着一块地快要耨完了，草也耨得差不多了，却不知从哪儿忽地赶来一块过路的云，响晴的天立马乌嘟嘟起来，紧接着噼里索落砸下一阵子。云散去了，太阳也露脸了，可蔫巴的草却支愣起来，半天的工夫也跟着云跑了。

挂锄的三个来月里，人就清闲了。勤快的，赶鸭撵鹅放羊。懒散的，拖着个黑不溜秋的药棍苦子，寻了得风干净的树荫一铺，优哉乐哉地等着人来觅扑克。腿脚不利索的老头们，树荫下，桥洞里，只要能纳凉，都是闲扯的好去处。年轻时走南闯北见世面的，讲奇闻异事，说了有趣的稀奇的，半黑半紫的两片唇，笑得能扯到耳根，艰辛处不顺理，免不了哧笑着骂上两句感慨一番。一辈子没出过远门的，听又没没听，懂又似没懂，对人家说笑，显得羡慕又不屑，于是默默吸烟管，也不

多搭腔，只寻着个什么来瞅着。有点岁数的女人，不管太阳多毒，热浪烧脸多疼，扎堆成团拾掇针线活，得空便聊些什么张家的鸡能下蛋了，李家的猪仔会吃食了，又谁家的小媳妇爱美，上铺前还摸镜子……小媳妇们可没这心思，才过门的，穿红着绿，头梳得溜光水滑，背着个包袱皮子，美滋滋回娘家去。结婚上几个年头的，还真跟歌里唱的那样，鸡呀鸭呀娃娃呀，一个不漏搬到娘家去。

另一种奇景，丰子恺漫画似的。老，又不是多老的那种老头，一早起来便朝代销店蹒跚而来。不说话，掌柜的就知道他耍什么。一阵叮叮当，酒杯摆上，缸盖儿揭开，酒提子伸进去，再小心提出来，满满盈盈，不多不少，正好二两半。急的，也不坐，呆脸仰脖，喉结一提一缩，咕咚就完，接着捋胡子砸嘴，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。黏糊的，凳子一坐，慢慢地砸，细细地品，偶尔再买个咸鸭蛋，或向掌柜的要块咸菜疙瘩当饷儿。碰上几个熟识的，就更黏了，一杆旱烟锅，你吃完一锅子，装了烟，烟杆嘴儿杵胳膊窝戳着擦了擦擦到我吃，我吃完一锅子装了烟再给他吃，让来让去，水淋漓的烟杆嘴儿像饱蘸的笔头。

村头有个名唤芦花的中年妇女，论辈分，我称她四奶奶。她家的西偏房，常年搁着用狗尾巴巴和猪耳朵草

的两筐芦花。四奶奶会唱戏，她的绝活是不用板头和过门，也不用描眉和精心装扮，只用肩头红绿相间的芦花。她的《女起解》最是精彩：“苏三离了洪洞县，将身来到大街前……”巨角的步儿一踏，那个芦花和星眉，婆娑得一塌糊涂，好像她真的是那苏三，有多大仇似的。

我家三爷，七十多了，耳不聋眼不花，走路青年人跑得跑着撵。三爷的鼓槌、梨花筒、大鼓，连同村里一群中老年男人，往往成了夜晚最鲜明的标志。《岳飞传》《杨家将》《薛仁贵征东》《三侠五义》，忠臣高士教他说得摘尽九天星月捉尽五洋鳖，奸臣佞人被骂得不如游荡的野狗。娴熟鼓技，悦耳的简花，嘶哑浑厚的唱腔，简洁的心理刻画和惟妙惟肖的动作，听得老头们神头饱满，听得烟锅里的烟火哔哔剥剥，听得两颊深陷脸面通红，好像听得天底下只剩这一口快活了。中年男人却唏嘘不已，恨不得去拿富婆作剑舞，非要砍那奸佞小人祖宗八辈儿才解恨。

这部中国乡村演绎了几千年农耕文明的大片，阅读它能照历史，照今人，照生活，更照日子前走的步子。理解它也像茶马古道和马帮的消失，带走一段风物和一种文化现象，却迎来了更好的明天。

